

贛語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喊[xã]”的多功能性

胡小娟

華南師範大學

提要

贛語蓮花方言中有一個多功能句末語氣詞“喊[xã]”，能表達三種話語功能：請求允可、提請注意和求證詢問。“喊[xã]”在共時層面上的多功能性是兩條不同的功能擴展過程的結果，其中包括從嘆詞到句末語氣詞的附綴化過程。

關鍵詞

贛語，句末語氣詞，多功能性，功能擴展，附綴化

1. 引言

贛語蓮花方言中有一個句末語氣詞[xã]，可用以表達“請求允可”“提請注意”和“求證詢問”三個不同功能。為行文方便，我們用同音字“喊”記音。“喊”表達不同功能時調形不同：當用以表達請求允可時，為低降調；當用以表達提請聽話人注意時，為低降調或高平調；當用以表達求證詢問時，為中降調。以(1)為例，“喊”可表達請求允可，相當於“好嗎”“行嗎”，此時“喊”讀低降調（解讀一）；“喊”可起提請聽話人特別注意的作用，此時“喊”讀低降調或高平調（解讀二）；“喊”可表達疑問功能，說話人就小句所表示的命題內容向聽話人進行求證，此時“喊”讀中降調（解讀三）。

(1) 我人下界去街上喊

解讀一：我們下午去街上好嗎？

解讀二：我們下午去街上啊。

解讀三：我們下午去街上呀？

以往研究報導了其它漢語方言中的類似形式，如贛語安福方言的“噉[xã⁵⁵]”（邱斌 2017）、贛語永修方言的“哈[xa]”（徐靜 2018）、粵語廣州方言的“嘎[ha:²⁵]”（麥耘 2015）、晉語涿鹿方言的“嗨[xɛ]”（宗守雲 2020）等。這些形式的用法有同有異，贛語區內部不同方言點之間的差異相對較小。已有研究為我們掌握這類形式的用法提供了一些重要語言事實，但是共時層面的功能劃分和歷時層面的功能擴展過程還

有待進一步研究。蓮花方言的“喊”是一個值得深度調查和研究的樣本，因為它承擔了多個不同功能，且表達的功能不同時其調形也有差異，為功能劃分提供了可辨別的依據。因此，本文對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喊”的用法進行細顆細微性的描寫和分析，離析出“喊”的不同功能並探討其功能擴展過程，以期為跨方言的相關研究提供參考性框架。在研究思路上，本文從共時和歷時兩個維度研究“喊”的多功能性和功能擴展過程，注重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的互動，共時分析為歷時構擬提供基礎，歷時構擬為共時狀態提供解釋。

2. 句末語氣詞“喊”的多功能性

2.1. 表請求許可

“喊”可出現在表示說話人要求或打算的小句後構成疑問句，說話人就其要求或打算徵求聽話人的意見，期待聽話人的肯定回應，相當於普通話中的“好嗎”，在蓮花方言中通常可以用“做得冇”替換。語音形式上，“喊”讀低降調。“喊”前的小句可為肯定祈使句、禁止類否定祈使句和表示說話者意願的陳述句，如(2)–(4)所示。通過添加“喊”，說話者用疑問形式表達請求的言語行為，施行與否交由聽話人來決定，形成了禮貌的“請求許可”。

- (2) 幫我個忙(，)喊？(幫我個忙好嗎？)
- (3) 勒話事(，)喊？(不要說話好嗎？)
- (4) 我養隻狗(，)喊？(我養隻狗好嗎？)

“喊”和前面小句之間還可以停頓，此時“喊”用作嘆詞，構成獨詞附加問句，如(2)–(4)中“喊”前可停頓。相比句末語氣詞的用法，“喊”用作嘆詞式附加問句時疑問程度更高，說話人更期待聽話人的回應。不過，不管“喊”是用作嘆詞式附加問句還是句末語氣詞，基本語義都是表達請求許可，且都讀低降調。很明顯，表達請求許可的句末語氣詞“喊”是由嘆詞用法演變而來的。當停頓消失，原本用作附加問句的嘆詞“喊”依附在前面句子的末尾，經過附綴化變成句末語氣詞。

其他方言中也有語音形式相似的句末語氣詞表達請求許可，如安福方言的“噉[xã⁵⁵]”、安仁方言的“呷[hã]”、廣豐方言的“哈[xa⁵]”。

- (5) 早伐嘅回來噉？(早點兒回來，行嗎？)(安福方言，邱斌 2017)
- (6) 我掂渠商量一下再哇述你呷？(我和他商量一下再告訴你吧？)(安仁方言，周洪學 2015)
- (7) 等渠去起哈？(讓他先去好吧？)(廣豐方言，胡松柏 2007)

2.2. 表提請注意

“喊”也可出現在祈使句或陳述句句末，用以提請聽話人注意小句中所表達的指令或斷言，“喊”的出現與否不改變句類。語音形式上，表提請注意的“喊”既可讀低降調，也可讀高平調。例（8）和（9）分別為肯定祈使句和禁止類否定祈使句，說話人吩咐聽話人執行指令，（10）為表達說話人意願的陳述句，說話人告知聽話人其打算，（11）為警示類祈使句，說話人警示聽話人注意某一不良事實的可能發生，（12）和（13）為表達說話人斷言的陳述句，說話人告知聽話人某一事態。“喊”在這些句子中的功能都為提請聽話人注意。

- (8) 幫我個忙喊。（幫我個忙啊。）
- (9) 勒話事喊。（不要說話啊。）
- (10) 我養隻狗喊。（我養隻狗啊。）
- (11) 招呼落雨喊！（當心下雨啊！）
- (12) 錢我還清哩喊。（錢我還清了啊。）
- (13) 血壓有發哩高喊。（血壓有點高啊。）

“喊”字句在提請聽話人注意的時候，常常隱含“你要記得啊”“你別忘了啊”等意思，但沒有詢問的意味，說話人並非徵詢聽話人的意見。由例（2）–（4）和例（8）–（10）可見，當“喊”前面的小句表示祈使或者意願安排時，讀低降調的“喊”既可解讀為請求許可，也可解讀為提請注意。這兩個用法的主要區別在於，表提請注意的“喊”僅是提請聽話人注意某指令或安排，不徵求聽話人的許可，不能用“做得有”替換。

有一種分析將“提請注意”和“請求許可”兩種用法歸併。邱斌（2017）提出，贛語安福方言的“噉[xã⁵⁵]”用於表示徵求意見式的詢問，相當於“行嗎”，比如（14），這種用法即本文的“請求許可”。根據邱文的分析，有一類徵求意見式的“噉”字問句表達“這事已經這樣做了，（請記住），行嗎”的意思，如（15）。我們認為，例（15）的“噉”不應該分析為表達徵詢意見，而屬於本文所說的“提請注意”。表示徵詢意見/請求許可的句末語氣詞應該依附在祈使句或意願陳述句句末，如（14），可以用表示“行嗎”的附加問句替換。但是，例（15）為表示斷言的陳述句，斷言無需請求對方允准、許可，“噉”不能用“行嗎”替換，將其解讀為“請記住這件事，行嗎”有點兒牽強，說話人並未給予聽話人選擇肯定或否定的機會，只有“請記住這件事”的意思。此外，例（15）中乙的回答不能是表達不允許義的“不准”。因此，對於安福方言的“噉”和蓮花方言的“喊”，應該在徵詢意見/請求許可之外設立一個“提請注意”的功能。

- (14) 甲：我賣該你個嘢書去啫？（我賣掉你這些書去，行嗎？）
 乙：不准。（不行。）
- (15) 甲：你拿哩我兩把鑷頭啫？（你拿了我兩把鋤頭，（請記住），行嗎？）
 乙：嗯。（行（我記得）。）

此外，依據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認識梯度，¹ 提請注意的“喊”字句也並非求證性疑問句，說話人並非詢問聽話人是否知道某信息。一般來說，只有當聽話人對某事態的認識狀態高於說話人、說話人向聽話人核實該事態的真實性時，才需要使用疑問句。在提請注意的“喊”字句中，說話人確信小句所述內容的真實性，且選取比聽話人更高的認識立場，不具備構成疑問句的條件。“喊”字句與“啱[xo²¹]”字求證問句的對比可佐證提請注意的“喊”不表達疑問。以（16）和（17）的對比為例。在（16）中，A 對“A 昨天還了錢給 B”這件事持確信態度且說話時選取該認識狀態，A 特別提醒 B 注意該事態以確保 B 的認識狀態與其一致，“喊”字句不構成疑問句。在（17）中，儘管 A 相信“A 昨天還了錢給 B”這件事的真實性，但他主觀選取比 B 低的認識狀態，向 B 核實這件事的真實性，“啱”字句為求證問句。² 從聽話人回應的角度，也可看出說話人發起的是疑問還是告知行為，（16）中聽話人的回應為確認其認識狀態，而（17）中聽話人的回應為確認事態的真實性。

- (16) A：我昨暝還返哩錢得你喊。（我昨天還錢給你了啊。）
 B：嗯是嘞，我記得。（嗯是的，我記得。）
- (17) A：我昨暝還返哩錢得你啱？（我昨天還錢給你了對吧？）
 B：嗯是，還返哩。（嗯是，還了。）

沒有添加語氣詞的祈使句和陳述句都是說話人單方面發出指令和發表斷言，為說話人導向（*speaker-oriented*），在語言成分的選擇上未體現出對聽話人的關注，語氣較為生硬。當在句末添加“喊”時，要求說話人和聽話人都在場，說話人將聽話人考慮進來了，特別提請聽話人注意某指令或斷言，並希望聽話人做出一定的回應，為聽話人導向（*addressee-oriented*）。因此，“喊”有交互主觀性的作用，可稱之為互動語

¹ “認識梯度”這一術語轉引自周士宏（2020），指的是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認識狀態的差異，即對話雙方在某一時刻對某一信息的知曉程度的相對差別。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認識梯度決定了說話人發起的言語活動是“告知”還是“疑問”（周士宏 2022）。

² 在“A 昨天還了錢給 B”這個事件中 A 和 B 為共同參與者，理論上 A 和 B 具有相同的認識權威，但是通過選擇“啱”或“喊”表明說話人主觀選擇了不同的認識立場，進而構成了不同類型的言語行為。周士宏（2020）也指出，說話人的認識立場可以是基於說話人客觀的認識狀態，也可以是主觀有意選取的認識狀態，不同的認識立場使得說話人選擇不同的語言形式。

氣詞。³以(18)和(19)為例，(18a)和(19a)只是說話人傳達命題內容，可以用於沒有聽話人在場的思忖或自言自語；而“喊”字句一定出現在對話語境中，要求有聽話人在場，期待聽話人關注其話語內容並做出回應，聽話人一般也會基於合作原則給予偏好回應，向對方確認其認識狀態。

- (18) a. 渠還有兩千塊錢恁拿。(他還有兩千塊錢沒給。)
b. A: 渠還有兩千塊錢恁拿喊。(他還有兩千塊錢沒給啊。)
B: 嗯，我記起來哩。(嗯，我記下來了。)
- (19) a. 明暝去醫院看舅舅。(明天去醫院看舅舅。)
b. A: 明暝去醫院看舅舅喊。(明天去醫院看舅舅啊。)
B: 好嘞，你不話我還記唔得哩。(好的，你不說我還忘記了。)

“喊”呈現不同的調形時，說話人提請聽話人注意的語氣有細微的差別。使用高平調的“喊”時，語氣較為直接，有時候還有申辯的語氣。使用低降調的“喊”時，雖然說話人不徵求聽話人的意見，但是在提請聽話人注意的同時有囑咐聽話人、與聽話人進行商量的語氣，甚至有請求聽話人同意或接受的語氣，維護了聽話人的面子，語氣更為委婉、禮貌。因此，假如說話人在權勢關係中處於較弱的一方，即在年齡、輩分、地位等方面弱於聽話人，便只能使用低降調的“喊”，不使用高平調的“喊”，如例(20)。

- (20) 秘書：明暝八點有個會喊^{低降}/*喊^{高平}。(明天八點有個會哈。)
領導：好。(好。)

此外，否定祈使句句末添加低降調的“喊”也體現其高禮貌性。“禁止”和“警示”是典型的威脅聽話人面子的言語行為，說話人通過添加帶有商量語氣的“喊^{低降}”，使禁止或警示的命令語氣得到了緩和，降低了對聽話人面子的威脅程度。比如，例(21)中服務員客氣地提醒顧客禁止吸煙，例(22)中家長耐心地叮囑小孩別把別人推倒了。再如，當說話人指出聽話人的不足時，添加低降調的“喊”也能使語氣更委婉，讓聽話人更易於接受，如(23)。

- (21) 休息室勒吃煙喊^{低降}。(休息室別抽煙啊。)
(22) 勒撐倒哩渠喊^{低降}。(別推到他了啊。)
(23) 褲腳還恁洗乾淨喊^{低降}。(褲腿還沒洗乾淨啊。)

³ “互動語氣詞”這一術語見宗守雲(2020)。

“喊”表提請注意的話語功能可概括為：說話人特別提請聽話人注意小句中所述的指令或斷言，希望聽話人更新其認識狀態或調整其行為。在具體使用中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喊”字句出現在始發話輪位置，說話人使用“喊”字句的交際意圖在於提請聽話人特別注意小句所述指令或斷言這一間接言語行為本身，確保聽話人的認識狀態為知道或記得該指令或斷言，以尋求對話雙方認識上的一致，聽話人的偏好回應是確認其認識狀態為知道或記得該指令或斷言，如例（24）和（25）所示；二是“喊”字句處於回應話輪位置，說話人用“喊”字句來回應聽話人的話語，通過提請聽話人特別注意某事態而希望聽話人能調整或糾正其認識或行為偏差，因而有與聽話人進行辯駁的意味，聽話人的偏好回應是接受說話人的辯駁而調整其行為，如例（26）和（27）所示。

- (24) A：我人明暝 8 點開會喊。（我們明天 8 點開會啊。）
 B：是嘞，我記得。（是的，我記得。）
- (25) A：我早晨斫哩肉喊。（我早晨買肉了啊。）
 B：好。（好。）
- (26) A：渠喊我去吃酒，我去渠國吃飯。（他叫我去喝酒，我去他家吃飯。）
 B：你有脂肪肝吃唔得酒喊。（你有脂肪肝不能喝酒啊。）
 A：好嘞，我不吃酒。（好的，我不喝酒。）
- (27) A：衫服我明暝再洗做得有？（衣服我明天再洗可以嗎？）
 B：我明暝要著喊。（我明天要穿啊。）
 A：好啦，我得下就去洗。（好的，我等下就去洗。）

綜上所述，“喊”可依附在祈使句或陳述句句末，表示說話人特別提請聽話人注意小句所述的指令或斷言，希望聽話人更新其認識狀態或調整其行為。說話人通過“喊”的提請注意功能，希望確認或者說確保聽話人的認識狀態與其保持一致，沒有向聽話人徵詢意見或求證真實性的意思，不構成疑問句。

除了安福方言的“噉”，有的方言中也有相應形式表達提請注意的功能，如安仁方言的“嗶”、永修方言的“哈”、廣豐方言的“哈”等，這些形式也都可以放在陳述句或祈使句末，用以提請聽話人注意小句所述斷言或指令。

- (28) 安仁方言（周洪學 2015）
 a. 你還固樣我就不客氣噉嗶。（你還這樣我就不客氣了。）
 b. 莫要到河底洗澡克嗶。（不要去河裡洗澡。）
- (29) 永修方言（徐靜 2018）
 a. 作業不是我不跟渠檢查，渠不拿哈。
 b. 不要惹我發火哈！

(30) 廣豐方言 (胡松柏 2007)

- a. 錢使完咩哈。(錢花完了呀。暗含：別以為我還有。)
- b. 弗要多話哈!(不要多說啊!暗含：說多了不好。)

2.3. 表求證詢問

“喊”還可以用於疑問句句末，說話人就某命題內容的真實性向聽話人求證，此時讀為中降調。“喊”只能出現在是非問句末，不能出現在特指問、選擇問和正反問句末，如(31)所示。

- (31) a. 渠今暝有來喊?(他今天不會來啊?)
- b. *渠哪暝來喊?(他哪天來啊?)
- c. *渠來還是不來喊?(他來還是不來啊?)
- d. *渠有來有喊?(他會不會來啊?)

“喊”字是非問句除了表達單純的求證問，如(32)，還可表達帶有驚疑意味的求證問，如(33)，也可表達“明知故問”式的求證問，如(34)。“喊”字問句也能用作回聲問，如(35)。“喊”字問句的回聲問用法相當於普通話“哈”字是非問句的“複核”功能，即說話人在對話中接收了對方的回答後用“哈”字問句來進一步確認關鍵內容(尹世超 1999)，如(36)所示。總的來說，“喊”字問句屬於彭小川(2006: 6)所提出的“回應性求證”，指“言者對現場所聞、所見或感受到的某種情況的再確認或求證”。

- (32) 語境：李四新養了一隻狗，張三不知道李四養狗了。有一天，張三在路上碰見李四在遛狗，張三猜測李四養狗了，於是張三向李四求證：
你養哩狗喊?(你養狗了啊?)
- (33) 語境：張三剛得知李四養狗了，但張三記得李四以前嫌棄養狗太麻煩了不養狗，於是張三帶著驚疑的語氣向李四求證：
你養哩狗喊?你先話養狗麻煩。(你養狗了啊?你以前說養狗麻煩。)
- (34) 語境：張三去李四家做客，看見李四家養了狗，張三明知故問：
你養哩狗喊?(你養狗了啊?)
- (35) A: 我人吃滑飯再回去吧?(我們吃完飯再回去吧?)
B: 我養哩隻狗，要回去遛狗去哩。(我養了隻狗，要回去遛狗了。)
A: 你養哩狗喊? / 要回去遛狗喊?(你養狗了啊? / 要回去遛狗啊?)

(36) 患者：我今年四十。（我今年四十。）

醫生：四十歲喊？（四十歲啊？）

患者：嗯。（嗯。）

影響求證問句中疑問語氣詞使用的因素之一是確信度（credibility），說話人對某一命題內容的真實性的確信度不同，在求證詢問的時候會採用不同的疑問語氣詞。上文提到，當說話人對某一命題內容持較高的確信度時，蓮花方言使用“噉”表達求證問，而“喊”與之相反，主要用於說話人對某一命題內容持較低確信度時向聽話人求證。以（37）為例，在該語境中，張三認為商場是 10 點開門，李四認為是 9 點，他們之間的認識狀態不同，導致他們在發起求證問時選擇不同的疑問語氣詞。

(37) 語境：張三去某地旅行。他認為當地的商場是 10 點開門。但是李四說十年前才是 10 點，現在是 9 點開門。他們經過一個商場時，問保安。

張三問保安：

a. 商場是 10 點開門 * 喊 / 噉？（商場是 10 點開門對吧？）

b. 商場是 9 點開門喊 / * 噉？（商場是 9 點開門啊？）

李四問保安：

c. 商場是 10 點開門喊 / * 噉？（商場是 10 點開門啊？）

d. 商場是 9 點開門 * 喊 / 噉？（商場是 9 點開門對吧？）

再如，在（38）中，“商場 9 點開門”這一消息對張三來說還只是一個傳言，因而他去發起求證問時要使用“喊”。可見，使用“喊”時，說話人對相關命題內容的真實性持較低的確信度，甚至接近於不相信。這也說明“喊”字問句能表達超出說話人預期的驚疑、意外語氣。

(38) 語境：張三所在城市的商場都是 10 點開門營業，一天他聽到一個傳聞說下周開始商場 9 點開始營業，但他未獲取到官方消息。於是，他經過一個商場時問保安：

下個禮拜開始商場 9 點開門喊 / * 噉？（下星期開始商場 9 點開門啊？）

邱斌（2017）指出北方方言中表達請求核實的“哈”在安福方言中對應於“囉[xo]”，而蓮花方言的“噉”與安福方言的“囉”是對應成分，如此的話，北方方言中表達請求核實的“哈”在蓮花方言中應當對應於“喊”。但是，我們看到，北方方言表示核實/求證的“哈”在蓮花方言中有“噉”和“喊”兩個對應成分。賀陽（1994: 60）指出，北京話中“哈”的功能是“說話人在對所說的內容有所認定的基礎上，詢

問聽話人是否贊同或以詢問的方式要求聽話人對這一內容予以確認”，如（39）。但是，蓮花方言要根據說話人的確信度選擇不同的句末語氣詞，（39a）中說話人對小句所述內容持確信態度，所以用“喲”字問句表達求同問，（39b）中根據說話人前後進行了兩次詢問可知，說話人對小句內容的確信度較低，這種情況要用“喊”。

(39) 北方方言（賀陽 1994）

- a. 今天夠冷的哈？——嗯。
- b. 他們家是農民？——不是農民。 是工人哈？——工人。

(40) 蓮花方言

- a. 今暝惡冷喲/*喊？——嗯。
- b. 渠國是農民勒？——勒農民。 是工人喊/*喲？——是工人。

其他方言中也有疑問語氣詞“喊”的對應形式，如永修方言的“哈”。根據徐靜（2018）的介紹，永修方言“哈”的疑問功能與蓮花方言的“喊”相同，包括基於現場相關情況而發出的求證詢問、明知故問、反預期的吃驚問、具有複核功能的回聲問，分別如例（41）–（44）所示，總的來說永修方言的“哈”也主要表達“回應性求證”的功能。

- (41) （看到熱水器插上了電）渠屋熱水器可以洗澡哈？（他家熱水器可以洗澡哈？）
- (42) 來著哈？我跟爾拿鞋子喲。（來了啊？我給你拿鞋子。）
- (43) 不是話不來個啊，爾來著哈？（不是說不來的啊，你來了啊？）
- (44) A：爾屋有鉗東西個小鑷子嘛？
B：冇有。
A：冇有哈？我還以為爾有個呢。

2.4. 小結

由前三小節的分析可見，蓮花方言的句末語氣詞“喊”有三種不同的用法，這使得包含“喊”的語言片段可能產生歧解。根據所依附小句的已然/未然性，“喊”可能有兩解和三解。當“喊”依附於表達已然事件的小句時，“喊”有兩種可能解讀，如（45）所示，“渠天固了斫哩肉喊”這一語言片段可用於特別提請聽話人注意“他早上買肉了”這一事態，也可用於表達求證詢問，說話人向聽話人確認“他早上買肉了”這一命題是否為真。當“喊”依附於表達未然事件的小句時，“喊”有三種可能解讀，如（46）所示，“渠明暝天固了去斫肉喊”這一語言片段可用於請求聽話人允可“他明天早上去買肉”這一安排，也可用於特別提請聽話人注意“他明天早上去買

肉”這一安排，還可用於表達求證詢問，說話人向聽話人確認“他明天早上去買肉”這一命題是否為真。

- (45) a. 渠天固了斫哩肉喊。(他早上買肉了啊。)
 b. 渠天固了斫哩肉喊？(他早上買肉了啊？)
- (46) a. 渠明暝天固了去斫肉喊？(他明天早上去買肉好嗎？)
 b. 渠明暝天固了去斫肉喊。(他明天早上去買肉啊。)
 c. 渠明暝天固了去斫肉喊？(他明天早上去買肉啊？)

根據現有相關研究的描寫，其他方言中也有對應形式表達了請求許可、提請注意和求證詢問中的兩種或三種功能，跨方言的平行例證可說明，蓮花方言“喊”的不同用法並非是偶然的同音現象，而是不同功能之間存在聯繫的一詞多義現象。共時系統的多功能性引發我們思考：“喊”的各個功能是如何形成的？不同功能之間是什麼關係？第3節我們將探討“喊”的功能擴展過程。

3. “喊”的功能擴展過程

已有一些研究就其他方言中“喊”的類似形式的功能演變展開了探討。麥耘(2015)認為，廣州方言中句末語氣詞“嘎”的每一個話語功能都是直接從嘆詞附綴化而來的。徐靜(2018)認為永修方言中“哈”的基本語氣義是在是非問句中表達求證，這種語氣義進而演化為表達商量、徵詢同意，繼而進一步演變為表達委婉語氣。宗守雲(2020)認為涿鹿方言中句末語氣詞“嗨”的基本用法是提請注意，深究、追問等其它用法都是從該用法擴展而來，且認為“嗨”的句末語氣詞用法也是從嘆詞用法附綴化而來的，但未具體論證。

現有研究或未嚴格區分相關句末語氣詞的不同功能及其來源，或將不同功能看成是單一鏈條式演變過程的結果。本文提倡探討存在不同的功能擴展過程的可能性，因為同一形式的多功能可能是不同的演變過程在共時層面投射的結果。也就是說，某一形式F有M1和M2兩種功能，可能是因為M1和M2之間有演變關係，不同歷時階段的功能投射到共時系統形成多功能性，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可能是M1和M2之間並沒有直接衍生關係，它們分別來源於不同的功能擴展過程，這種情況也能導致在共時系統中包含F的語言片段有M1和M2兩種解讀。

本文通過對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喊”的多功能性進行歷時分析，發現其多功能性是兩條不同的功能擴展過程投射到共時層面的結果。與麥耘(2015)和宗守雲(2020)相同，我們也認為句末語氣詞的用法經歷了附綴化的過程，但我們在共時多

功能性的基礎上，探討“喊”的哪些功能是由嘆詞用法附綴化而來，哪些是句末語氣詞用法的進一步演變。由第 2.1 節可見，“喊”表請求許可的句末語氣詞用法是從嘆詞用法附綴化而來的，本節我們主要探討句末語氣詞“喊”的提請注意和求證詢問兩個功能的來源。

3.1. 句末語氣詞：請求許可 > 句末語氣詞：提請注意

表示請求許可的“喊”由嘆詞附綴化為句末語氣詞後進一步發展出了提請注意的功能。根據第 2 節，“喊^{低降}”可表達請求許可的功能，“喊^{低降/高平}”可表達提請注意的功能。由前文的例（2）–（4）和例（8）–（10）所示，當“喊^{低降}”前的小句表示說話人的指令或意願安排時，“喊^{低降}”既可以解讀為請求許可，也可解讀為提請注意，且“喊^{低降}”在表示提請注意的同時還帶有委婉的商量語氣，這是語言演變的漸變性特徵的體現。我們由此推測，句末語氣詞“喊”經歷了“請求許可 > 提請注意”的功能擴展過程，其中，表示說話人指令或意願安排的小句後這一位置是“喊^{低降}”發生重新分析的橋接語境。說話人是否徵詢聽話人的許可決定“喊^{低降}”的解讀，當說話人徵詢聽話人的意見，“喊^{低降}”表示請求許可，當說話人不徵詢聽話人的意見時，“喊^{低降}”重新分析為表示提請注意。在重新分析的過程中，“喊^{低降}”表示請求許可時的商量語氣滯留在提請注意的用法上。當“喊^{低降}”所出現的位置進一步擴展到表示警示的祈使句和表示斷言的陳述句句末時，“喊^{低降}”只能解讀為提請聽話人注意，因為警示和斷言無需徵詢聽話人的許可，如例（11）–（13）所示。此時，“喊^{低降}”的提請注意功能得到固化。當說話人用更為直接的提醒語氣提請說話人注意時，“喊^{低降}”變成“喊^{高平}”，提請注意用法進一步發展為區別於請求允可用法的獨立功能。“請求許可 > 提請注意”的功能擴展過程可拆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I. 表示說話人指令或意願安排的小句後的“喊^{低降}”表示請求許可。

II. 表示說話人指令或意願安排的小句後的“喊^{低降}”重新分析為表示提請注意，且帶有商量語氣。

III. 當“喊^{低降}”的出現位置擴展到表示警示和斷言的小句後時，只能解讀為表示提請注意功能，不能解讀為請求許可。

IV. 當說話人提請聽話人注意的語氣更為直接時，“喊^{低降}”變成“喊^{高平}”。

“請求許可 > 提請注意”應是一條常見的演變路徑。高華（2009）提出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好不好”附加問有尋求許可和提請注意兩種話語功能，並認為“提請注意”功能應該是由“尋求許可”功能演變而來的，屬於“道義情態 > 認識情態”演變過程的個案。

3.2. 嘆詞：催促回答 > 句末語氣詞：求證詢問

關於句末語氣詞“喊”的求證詢問功能的來源，我們先排除來源於請求允可功能或提請注意功能的可能性。一方面，表示請求允可的“喊”只能出現在表示說話人的指令和安排的小句之後，而表示求證詢問的“喊”出現在表示斷言的小句之後，二者的分佈不支持它們之間存在演變關係。另一方面，提請注意的“喊”字句中，說話人對小句命題內容的確信度高，而求證詢問的“喊”字句中，說話人對小句命題內容持低確信度，二者對說話人確信度有著相反的要求，這也不支持它們之間存在演變關係。可見，我們很難在“喊”的求證詢問功能和請求允可或提請注意功能之間建立演變關係。由此看來，“喊”的求證詢問功能應另有其它來源。

蓮花方言的“喊”還有一種嘆詞用法，聲調形式為低升調，一般出現在疑問句和祈使句後，用以提醒和催促聽話人對前面句子所表達的疑問或指令作出回應，尤其是當說話人說完之後聽話人沒有立即給出回應時，說話人將“喊”用作獨詞問句來催促聽話人回應，“喊？”帶有“你聽見了嗎？快回答我。”的意思。當“喊”出現在疑問句後，說話人催促聽話人對其疑問點進行回答，表達追問的功能。“喊”前面的疑問句的結構類型不限，可為是非問句、特指問句、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如（47）所示。當“喊”出現在祈使句後，說話人催促聽話人對其發出的指令進行回應，如（48）所示。

- (47) a. 你養哩狗嘛？喊？（你養了狗嗎？啊？）
 b. 你養哩隻拉嘎狗？喊？（你養了隻什麼狗？啊？）
 c. 你養不養狗？喊？（你養不養狗？啊？）
 d. 你養哩狗還是貓？喊？（你養了狗還是貓？啊？）
- (48) 你得閒把個床單被套一下洗滑曬乾（喊）。喊？

根據“喊”字獨詞問句的分佈，我們認為，句末語氣詞“喊”的求證詢問功能源自嘆詞“喊”的催促回答用法，更具體地說，來源於語調是非問句後的“喊”字獨詞問句。當表示催促回答或者說追問的“喊”字獨詞問句發生附綴化，依附於前面的語調是非問句，便形成了“喊”字是非問句，如（49）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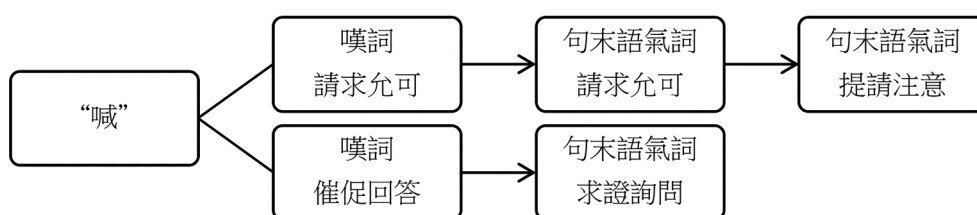
- (49) A：你還不做作業？
 B：我有想做作業。
 A1：你有想做作業？喊？昨暝還話要聽話做作業。
 A2：你有想做作業喊？昨暝還話要聽話做作業。

“喊”字是非問句與語調是非問句的功能相似，這能為演變過程的構擬提供證據。“喊”字是非問句常常用以表達驚疑或者關心、打招呼，這是因為“喊”字是非問句

屬於“明知故問”，⁴因為說話人對“喊”前的小句所陳述的內容已“明知”，所以“故問”的目的不在於傳疑，而在於表達其他情態意義或語氣，比如驚訝語氣或者禮貌性的關心。那麼，“喊”字是非問句的“明知”這一特徵是哪兒來的呢？我們推測，這跟其來源有關。“喊”字獨詞問句可出現在各類疑問句後，包括語調是非問句。在蓮花方言中，語調是非問一般只用於回聲問，也即語調是非問句所表示的內容已在上文提出來了，屬於已知信息，為“明知”，說話人用語調是非問句表達驚訝或確認等功能。當表示追問的“喊”字獨詞問句發生附綴化，依附於前面的語調是非問句，便形成了“喊”字是非問句。“喊”字是非問句形成後，不僅能用作狹義的回聲問句，還能用作廣義上的回應性求證是非問句（彭小川 2016）。至於表追問的嘆詞“喊”和表求證的句末語氣詞“喊”的調形不同，我們猜測這是附綴化過程中受到了語調是非問句句末語調的影響，具體的調形變化過程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綜合來看，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喊”的多功能性是兩條不同的功能擴展過程的結果：①“嘆詞：請求許可 > 句末語氣詞：請求許可 > 句末語氣詞：提請注意”，②“嘆詞：催促回答 > 求證詢問”，如圖 1 所示。其中，提請注意功能來源於請求許可功能，這屬於“喊”用作句末語氣詞的功能擴展，請求許可功能和求證詢問功能都分別是嘆詞“喊”的不同用法經歷附綴化演變而來的。不過，基於共時材料我們暫時還不能確定嘆詞“喊”的來源，比如它是否是由表示叫喊義的動詞“喊”演變而來的還存疑，留待後續進一步研究。⁵

圖 1 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喊”的功能擴展過程



⁴ 這一點跟普通話和贛語永修方言的“哈”字問句一樣（尹世超 1999、徐靜 2018）。

⁵ 漢語方言中存在言說動詞發展為句末語氣詞的演變路徑，但蓮花方言的言說動詞“喊”沒有經歷這一演變。因為言說動詞發展為句末語氣詞一般都經歷了出現在句末用作聽說傳信標記這一過渡階段，而這一用法在蓮花方言中是用另一個言說動詞“話”來表達，如“固個仔哩十八歲話/*喊。（聽說這個孩子十八歲。）”。因此，句末語氣詞“喊”不是從言說動詞“喊”經由聽說傳信標記用法發展而來的。

4. 小結

本文從共時和歷時兩個維度考察了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喊”的形式、多功能性和功能擴展過程。第2節刻畫了共時系統中“喊”的多功能性，通過關注說話人與聽話人的互動、不同語境下“喊”的調形，離析出句末語氣詞“喊”的三個功能——請求允可、提請注意、求證詢問。在共時描寫的基礎上，第3節探討了“喊”的功能擴展過程，提出“喊”的多功能性來源於兩條不同的功能擴展過程。“喊”的多功能性在其他方言中也有平行例證，希望本文的描寫和分析能為其他方言中對應形式的研究提供參考性框架。

鳴謝

本研究得到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漢語南方方言情態和時體的互動關係研究”(GD23XZY09)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於漢語特徵的多元語法理論探索(多卷本)”(20&ZD297)的支持。論文寫作過程中承蒙蔡芳、黃婷婷、李桂蘭、劉星、邵慧君、孫曉雪、楊望龍、張耘鳴等師友指教，匿名審稿專家也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一併致謝。文章尚存問題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 Gao, Hua (高華). 2009. “Haobuhao” fujiawen de huayu qingtai yanjiu “好不好”附加問的話語情態研究 *Shenzhen Daxue Xuebao* 深圳大學學報 4. 98–102.
- He, Yang (賀陽). 1994. Beijinghua de yuqici “ha” zi 北京話的語氣詞“哈”字 *Fangyan* 方言 1. 60–63.
- Hu, Songbai (胡松柏). 2007. Guangfeng fangyan yuqici de gouzao, yindu he gongneng 廣豐方言語氣詞的構造、音讀和功能 *Nanchang Daxue Xuebao* 南昌大學學報 3. 136–142.
- Mai, Yun (麥耘). 2015. Guangzhouhua zhong jige tongxing de tanci he jumo zhuci 廣州話中幾個同形的嘆詞和句末助詞 In Danqing Liu (劉丹青), Lan Li (李藍) & Jianping Zheng (鄭劍平) (eds.), *Fangyan Yufa Luncong, diliu ji* 方言語法論叢(第六輯), 109–120.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2006. Guanyu shifei wenju de jidian sikao 關於是非問句的幾點思考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6. 1–8.
- Qiu, Bin (邱斌). 2017. Jiangxi Anfuhua de yuqici “huo” he “hen” 江西安福話的語氣詞“囉”和“噉” *Fangyan* 方言 2. 216–220.
- Xu, Jing (徐靜). 2018. *Yongxiu fangyan xuci yanjiu* 永修方言虛詞研究 Nanchang: Jiangxi Shifan Daxue boshi xuwei lunwen 南昌: 江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Yin, Shichao (尹世超). 1999. Shuo yuqici “ha” he “ha”ziju 說語氣詞“哈”和“哈”字句 *Fangyan* 方言 2. 95–103.
- Zhou, Hongxue (周洪學). 2015. *Anren Fangyan Yufa Yanjiu* 安仁方言語法研究 Beijing: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hou, Shihong (周士宏). 2020. Dongbei fangyan de “hao” yu “haoziju”—Jiegou cengci yu renshi lichang 東北方言的“嘍”與“嘍字句”——結構層次與認識立場 *Waiguoyu* 外國語 5. 74–86.
- Zhou, Shihong (周士宏). 2022. Cong xulie weizhi yu renshi buduichen kan wen da xingdong zhong “ba” de lichang biaoda 從序列位置與認識不對稱看問、答行動中“吧”的立場表達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3. 363–378.
- Zong, Shouyun (宗守雲). 2020. Hebei Zhuoluhua de hudong yuqici “ao” he “hai” 河北涿鹿話的互動語氣詞“噢”和“嗨” *Fangyan* 方言 3. 289–295.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xǎ] in Lianhua Gan

Xiaojuan H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is a multifunctional sentence-final particle [xǎ] in Lianhua Gan, which can be used to ask for permission, call attention, and ask for confirmation.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xǎ] in the synchronic system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different evolutionary pathways of [xǎ] in the diachronic dimension, which incorporates the cliticization from interjection to sentence-final particle.

Keywords

Gan dialect, sentence-final particle, multifunctionality, evolutionary pathway, cliticization

通訊地址：廣州 番禺區 華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xjhu@m.scn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2月9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6月2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7月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7月1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4年7月31日